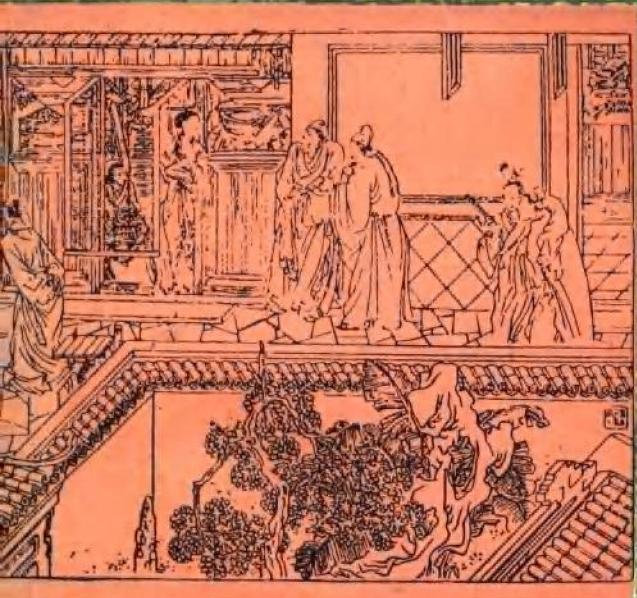


金瓶梅研究



● 中国金瓶梅学会编
● 江苏古籍出版社

金瓶梅研究(第二辑)

编 者: 中国金瓶梅学会

责任编辑: 冯保善

出 版: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 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海门县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375

插页1 字数182,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 号: ISBN 7-80519-310-X/I·64

定 价: 4.60元

(凡遇印装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金瓶梅研究》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姓名后加*者为常务编委)

顾 问 王利器 冯其庸 吴晓铃
吴组缃 徐朔方

主 编 刘 辉

副主编 吴 敢 黄 霖

编 委 卜 键 孔繁华 及巨涛* 王汝梅
宁宗一 卢兴基 田秉锷* 孙 迹
刘 辉 杜维沫 陆国斌 陈 谷
吴 红 吴 敢 林 辰 周中明
周钩韬 袁世硕 梅 节 黄 霖
蔡敦勇* 魏子云

目 录

《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

- 《金瓶梅词话》研究之一 吴晓铃 (1)
- 《金瓶梅》与话本 程毅中 (25)
- 《金瓶梅》与傩戏 彭 飞 (33)

- ## 《金瓶梅》原为词话考
- 徐扶明 (49)

《金瓶梅》作者之谜何以难解

 - 蔡敦勇 (65)

《金瓶梅》非“集体创作”

 - [美] 浦安迪 (82)

再论《金瓶梅词话》的成书

 - 邓瑞琼 (91)

《金瓶梅》写作年代及其它

- 致陈诏 [台] 魏子云 (103)
- 论《金瓶梅》研究中的“封建说” 张 兵 (106)
- 论《金瓶梅》语言模式与“山东方言说” 孟宪章 (121)

- ## 《金瓶梅》与明清小说对一夫多妻制之异议
- ... [美] 马克梦 (134)

从《金瓶梅》看明代市民的宗教崇拜

 - 屈小玲 (136)

情爱在历史的长河中变迁

- 关于《金瓶梅》与中国性文化轨迹的对话
- 之一 周 琳 (153)

世风的浇漓与生命的惩戒

- 《金瓶梅》情节进程的剖析 卜 健 (171)

从寻找谋杀

——“潘金莲命运之轨迹”的探究 罗德荣(189)

风尘尚有真情在

——论韩爱姐 孔繁华(205)

张竹坡的《金瓶梅》结构论 俞为民(217)

《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

——《金瓶梅词话》研究之一

吴晓铃

《金瓶梅词话》里征引的前代平话是很多的。当然，征引的方式和方法多种多样，有所不同。总之，作者意在为我所用，无论捏合也好，镀订也好，直袭也好，融铸也好，都必须符合作品情节和人物性格的要求；因此，这就不属于挦撦和抄撮之列；而且不单表现出作者的匠心，也使我们看得出来其熟谙在他以前的传统文学作品的程度，其腹笥之广是使人惊诧的。

这里，我们只谈《金瓶梅词话》里征引的平话，包括讲史、烟粉、灵怪和朴刀杆棒之属，至于《忠义水浒全传》则另为专文阐述。

现在，根据这些平话在《金瓶梅词话》里出现的次第分别胪列如下：

壹、讲史

一、《宣和遗事》①

1. 《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里写李桂卿和李桂姐陪伴西门庆和两个帮闲应伯爵、谢希大“金樽满泛，玉阮同调，歌唱递酒”时，有诗为证：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②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
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龟③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
青春莫虚度④。银缸掩映娇娥语⑤，酒不到刘伶坟上去⑥。

这阙词出：李贺《将进酒》，见：清·王琦《李长吉歌诗》卷四；亦见：宋·佚名《五代史平话》之《梁史平话》。《宣和

遗事》前集引之，词记宣和五年宋徽宗赵佶由高俅和杨戬伴同到李师师院中作乐时的逸乐景况^⑦。有些文字上的歧异，除了明显的镌刻错误以外，都是作者有意的改动，如：把“况是青春日将暮”的后三个字改为“莫虚度”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2.《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回《来保押送生辰担 西门庆生子喜加官》里写西门庆派遣舅子吴典恩和家人来保专程到东京去给蔡京奉献生辰厚礼，蔡京赐予西门庆一道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的告身劄付，于是这个僻乡远县的破落户子弟便飞黄腾达，一跃而为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五品官长。作者在这当不禁跳脱叙述故事的范围，凭空插了进去自己的喟叹：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繁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朝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这一联见于《宣和遗事》前集，记崇宁元年，宋徽宗除蔡京做右丞相，赐延和殿坐的一段文字的结语。作者在第七十回《西门庆工完升级 群僚庭参朱太尉》里又重复了这两句话，这正是宋勔加官荫子，百官庆贺的盛大场景：

正是：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⑧

看官听说：妾妇索家，小人乱国，自然之道。识者以为将来数贼必复天下。果宣和三年，徽、钦北狩，高宗南迁，而天下为虏有，可深痛哉！

作者在这里不烦一再征引，足见其愤激于明季朝政之非、时事之鄙的强烈感情。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借古讽今的用心竟成为不幸而言中的预言，朱明王朝的覆灭和赵宋王朝的偏安如出一辙。末代皇帝的命运也惊人地相似，朱由检和赵佶、赵桓父子的下场都是惊人相似的历史悲剧。

3.《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六回《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龟儿卦》里一开始就引用了作者承认“此只词儿是前人所作，单题这元宵景致，人物繁华。”有意拿东京元宵景致陪衬西门庆赏玩烟火和灯彩的豪奢生活：

帝里元宵，风光好，胜仙岛蓬莱。玉尘飞动^⑨；车喝绣毂，月照楼台。三官此夕欢谐，金莲万盏，撒向天街，迓鼓^⑩通宵，华灯竞起，五夜齐开。

这阙词^⑪见于《宣和遗事》前集，记宣和五年宋徽宗在东京大内从正月十四到十八庆赏“五夜元宵”的景况。

4.《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玉箫跪央潘金莲 合卫官祭富室娘》里叙说薛、刘两个内相到西门庆宅中吊唁李瓶儿之丧时谈论朝廷时事：

（薛内相）道：“刘哥，你不知道，昨日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电把内里凝神殿上鸱尾震碎了，唬死了许多官人。……昨日立冬，万岁出来祭太庙。太常寺一员博士名唤方軫，早晨直着打扫，看见太庙砖缝出血，……”刘内相道：

“你我如今出来在外做土官，那朝里事也不干咱每。俗语道：‘咱过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还有四个大汉。’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这些酸子弄坏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

这里显然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之意，隐喻明代江山定蹈宋代的覆辙。然而薛内相所举的两件灾异的事例倒不是作者的生造，是有根据的。

“太庙砖缝出血”见《宣和遗事》前集：

宣和元年……一日，神宗皇帝庙室便殿有砖出血，随手又出，数日方止。是时蔡京等方事谀佞，有此异事，皆不敢闻奏于上，而徽宗骄奢之行愈肆矣。

《金瓶梅词话》里规定的时限正是宋徽宗的末季，作者利用

《宣和遗事》里的记载，巧妙地通过薛内相的嘴里讲了出来，不单使读者感觉是可信的艺术处理手法，也使读者容易联想到所处的时代，体会出作者借古讽今的苦心。

作者的讽喻手法，更明显的例子是这一回里所举的“雷电把内里凝神殿上鸱尾震碎了”的事例。这不能列入“借古讽今”的“罪行”之类范畴，简直属于“现行”的“大逆”言论了，因为作者报导的是“实事新闻”，即明世宗嘉靖十年辛卯（1531）夏的雷震北京皇城午门的事件。^⑫这个事例也正证实《金瓶梅词话》作于嘉靖年间。如果读者接受我考定作者是李开先的论据，那么从嘉靖八年起，李开先便已经在北京居官，乃是他的亲身经验。同一回，祭奠李瓶儿的西门庆的同僚们在祭文上居首的周秀，即春梅后来嫁给的周守备，他的名字应该也是作者从《宣和遗事》里^⑬信手拈来的。

5. 《金瓶梅词话》第十七回有“大门关得铁桶相似，就是樊哙也撞不开”和第六十九回《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诈求奸》里写小张闲被西门庆徇了私情，说他勾引王三公子嫖李桂姐家，捉到理刑所，“每人一夹，二十大棍，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响声震天，哀号痛地。”小张闲蒿恼不过，便往李桂姐家去寻王三官勒索几两银子。“于是转弯抹角，迳入勾栏李桂姐家”，不曾想到，见那李家：“门关的铁桶相似，就是樊哙也撞不开！叫了半日……”

我们不妨拿这话和《宣和遗事》^⑭比较比较：“把个门关闭，闭塞也似，便是樊哙也踏不开！唤多时，悄无人应……”何其相似乃尔！难道这还不清楚《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从哪儿挦撦来的这种形象化的描画吗？

6.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回《西门庆工完升级 群僚庭参朱太尉》里写西门庆阅读工部本章，获悉他升了一级的消息。那道本章还有“内侍李彦、孟昌龄、贾祥、何诉、蓝从熙，着直延福

五位宫近侍，各赐蟒衣、玉带，仍荫弟、侄一人为副千户，俱见任管事。”等项封荫。

这里所指的“延福宫五位”完全征引自《宣和遗事》^⑯，不过，五位宫近侍的名额有所更换。《宣和遗事》记载的是：童贯、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金瓶梅词话》竟拿李彦和孟昌龄掉了赫赫有名的童贯和杨戬的包，这大约是由于作者考虑到童贯和杨戬的声望太高的缘故，才把他们俩换了下来。这五个内宦都是真实人物，贾详、何诉、孟昌龄和蓝从熙一再出现于《宣和遗事》^⑯里，何诉^⑰和李彦^⑱还见于《宋史》。

这里，充分地表现出作者对于正史、野史和宋代文献的掌握以及运用的能力，不难理解《金瓶梅词话》只能出于一位“大名士”的手笔，绝非什么“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酒徒”或“说唱艺人”所能胜任的。

7.《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一回《李瓶儿何千户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里写西门庆在东京朝参的盛大场面里有刻画宋徽宗赵佶即皇帝位时的文字：

若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工诗韵，目类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道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从十八岁登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年号。先改建中靖国，后改崇宁，改大观，改政和……

接着描写“驾坐宝位”说：

静鞭响罢，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笏当胸，向丹墀五拜三叩头礼，进上表章。已有殿头官身穿紫窄衫，腰系金厢带，步着金阶，口传圣勅道……

这前面一段文字都是摘自《宣和遗事》前集描写宋徽宗继哲宗位登基时的文字，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一百七十九个字。作者发现原书说“即位了二十六年，改了六番年号”不符合历史事实，迳

改为“即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番年号”，这又说明作者并非一意照录《宣和遗事》所云，而是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至于“静鞭响罢”那一段文字则是把《宣和遗事》前集记宣和五年的事移接过来的，而又做了一些润色^⑯。

8.《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吴月娘玩灯请黄氏》里写应伯爵带着李三怂恿西门庆拿出五千两银子做倒卖古器物的投机生意：

李三道：“老爹还不知，如今朝廷皇城内新盖的艮岳改为寿岳。上面起盖许多亭台殿阁。又建上清宝篆宫、会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妆阁，都用着这珍禽奇兽、周彝商鼎，汉篆秦炉、宣王石鼓、历代铜鞮、仙人掌、承露盘，并希世古董、玩器、摆设，好不大兴工程、好少钱粮！”

这里所举的苑林和亭台殿阁都能从《宣和遗事》和一些记载里找到出处，并非作者凭空捏造。例如：改良岳为寿岳，见《宣和遗事》前集^⑰。上清宝篆宫，见《宣和遗事》前集^⑱。会真堂和璇神殿共见《宣和遗事》前集^⑲。当然，作者更不可能没有参阅过《宋史》卷十九至二十三的五卷《徽宗本纪》。即以所举古董里的“宣王石鼓”而言，也见《宣和遗事》记载^⑳。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

9.《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开大酒店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里写韩道国和陈经济说起：

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

陈东上书请诛六贼的事，具详《宋史》^㉑。但是在《宣和遗事》后集里的记载则更详细，并且保存下来他和太学诸生伏阙上书的全文^㉒。

10.《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忿杀陈经济》里写宋徽宗：传位与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为靖康元年，号为钦宗。徽宗自称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龙德宫。这也是袭自《宣和遗事》的^⑩。

二、《前汉书平话》

1.鸿门会故事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九回《西门庆玉皇殿打醮 吴月娘听尼僧说经》里写西门庆为了李瓶儿生下官哥儿，许下在玉皇庙请吴宗哲道官打一百二十分清醮，并且把官哥儿寄在道官名下，排名吴应元。当天，应伯爵和谢希大也来帮衬凑趣：吃毕茶，一同摆斋，放了两张桌，桌上堆的咸食斋馔，点心汤饭，甚是丰洁。西门庆宽去衣服，同吃了早斋。原来吴道官叫了个说书的说《西汉评话》、《鸿门会》。

根据传世的宋刊本《五代史平话》^⑪和元代至元年间建安虞氏刊本《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三国志》^⑫看来，可以断定从宋代到元代的书肆曾经有计划地印行过“全史平话”之类的通俗历史故事读物。又根据《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和《前汉书续集》看来，可以断定还有《前集》和《正集》。再根据《前汉书续集》的内容从项羽自刎于乌江开篇，那么，“鸿门会”的故事肯定出自已佚的《前汉书平话》，而且《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肯定是看到过的。

2.虞姬故事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在写主要人物武松出场之前，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写了几个流传民间的历史人物。虞姬和项羽的故事便是最先提出来的。作者在叙述这个悲剧情节一共用了三百零九个字，其中包括一首七言绝句。这一段文字尽管可能作者作过一些润色功夫，但是从其遣

词用语来看，应该和第三十九回提到的“鸿门会”的出处相同，都是根据《西汉平话》，也就是《前汉书平话》。

三、《续前汉书平话》

1. 彭越故事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九回《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忿杀陈经济》里写陈经济暗地教唆春梅为报守备府虞侯张胜的舅子坐地虎刘二打他酒店的仇恨，怂恿周守备“结果了（张胜）这厮”，不想这个私房话被张胜偷听了去，张胜先下手为强，倒把陈经济用刀扎死了。作者为了这个情节的安排，特地在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里伏下了一笔：

有分教：数个人死于非命！陈经济一种死，死之太苦；一种亡，亡之太屈。死的不好，相似那五代的李存孝，《汉书》中彭越。

彭越被刘邦杀害的故事见于《续前汉书平话》卷中²⁰，《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应该是熟悉的，所以信手拈来，作为比喻，不过比喻未免不伦而已。

2. 戚姬故事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里在叙说了项羽和虞姬的故事之后，紧接着又用了三百七十八个字叙说了吕雉害死戚姬和赵王如意的故事。显然可见作者是压缩了《续前汉平话》卷中里的文字，如：刘邦枕戚姬而卧和商山四皓谏立刘盈嗣统等情节。

作者在叙说了虞姬和戚姬的悲剧以后，又用了九十一字作出小结，并且“有诗为证”：

刘项佳人绝可怜，英雄无策庇婵娟；

戚姬葬处君知否？不及虞姬有墓田。

这个小结实际上是照应这部长篇“开宗明义第一章”所引的那阙词：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⑩

然后才开始写“虎中美女”引出“风情故事”。至于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两个妇人作为“入话”，我将在另一篇文章里进行探讨。

四、《五代史平话》

1. 《梁史平话》

《金瓶梅词话》第十一回《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里写西门庆在李桂姐家寻欢作乐，作者“有诗为证”：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鼉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莫虚度。银缸掩映娇娥语，酒不到刘伶坟上去。

这阙词也见于《宣和遗事》前集，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尽管《宣和遗事》有宋刊本^⑪，但是我们未见原书，只有影印本^⑫行出，不能率尔断定它和元代刊本^⑬的纵横关系和传承次第，所以只好并存，也藉以说明《金瓶梅词话》作者取材途径异常广阔。

在《梁史平话》里引用此词是在叙述唐僖宗时裴渥招安王仙芝和黄巢的宴会上。

2. 《唐史平话》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里把陈经济的悲惨命运为九十九回伏下一笔时说：“相似那五代的李存孝”。

李存孝是晋王李克用的假子，《唐史平话》卷上有许多文字述记他的军功，但是受到李存信的谗谮，竟被李克用车裂而死，因此《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这里比拟陈经济的下场。

五、《六十家小说》

明代嘉靖间钱塘洪楩刊有宋、元间平话六集，集各十种，合计六十种^④。今仅存《雨窗集》上集五种，《欹枕集》上集残存二种，下集五种^⑤和不悉出自何集者十五种^⑥，合计二十七种，尚不及全书之半。《金瓶梅词话》的文字有五处出自现存的《六十家小说》，计出自《雨窗集》的一种，不知出自何集的四种，现在根据出现于《金瓶梅词话》的回目次第分别列出。

1. 《刎颈鸳鸯会》^⑦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里开始便引了一阙词，词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并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

这阙词，最早见于元代蒋子正的《山房随笔》^⑧，也见于明代陈耀文的《花草粹编》^⑨，但是我们有证据说《金瓶梅词话》是直接录自《刎颈鸳鸯会》，既不是出自元代的《山房随笔》，更不会是迟于《金瓶梅词话》问世以后的《花草粹编》。试看，《刎颈鸳鸯会》正是从引自〔眼儿媚〕开始的，然后发挥了一通道理：

右诗^⑩、词各一首，单说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晋人有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慧远曰：“顺觉如磁石遇针，不觉合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何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耶！”

再看《金瓶梅词话》这段文字：

此一只词儿，单说着“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亘古及今，仁人君子弗合忘之。晋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

辈。”“如磁石吸铁，隔碍相通。无情之物尚尔，何况为人终日在情色中做活计”一节。

抄袭痕迹显然毕露！最后的“一节”二字更是破绽，它只能揭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在初稿里留下的抄写《刎颈鸳鸯会》这段文字的标记，说明“一节”以上都是《刎颈鸳鸯会》的文字，以下才是作者分析〔眼儿媚〕的内含的文字。

2. 《简帖和尚》^④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孟玉楼义劝吴月娘 西门庆大闹丽春院》里写西门庆和李瓶儿的“相怜相爱”情景时，“有词为证”：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忻拈弄倩工夫。云窗雾阁深深许，
蕙性兰心□□□。□□□，□□□，神仙标格世间无。
从今罢却相思调，美满恩情锦不如。^④

又，《金瓶梅词话》第八十三回《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谐佳会》里写陈经济和春梅“不胜欢谑”时，也“有诗为证”：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欣拈弄绣工夫。云窗雾阁深深许，静拂
云笺学草书。多艳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初
只说梅花似，细看梅花却不如。^④

3. 《戒指儿记》^④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 平安儿含恨截舌》里写西门庆判断的一桩命案，是陈参政的女儿和阮三苟合，阮三致死的案情。第五十一回《月娘听演金刚科 桂姐躲在西门宅》里又写西门庆在吴月娘屋里看见薛姑子，不由得又想起阮三的案件，原来是薛姑子给阮三和陈小姐做的牵头。

按：阮三的故事毕见《六十家小说》里的《戒指儿记》，被《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生生捏合在西门庆的身上，又把原话本里的王守长尼姑改头换面为薛姑子；只不过所截取的情节限于《戒

指儿记》前半部故事，不但删略掉原话本的收缘结果，而且把前半部也进行了大量的压缩。究其捏合这个故事的原因，很清楚地是作者目的在第五十一回里写西门庆憎恶“贼胖秃淫妇”尼姑，隐讳地批评吴月娘好佛，所以在第三十四回里伏下一笔。

须知，《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擅于移花接木的牵引前人成篇，但是并不照抄了事，而是采用了各式各样的巧妙手法，这里便是其中的一个方式。关于这种修饰(Rhetoric，梵文是 Alamkara，释典义译“庄严”）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出。

4.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④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三回《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郁大姐夜唱闹五更》里写吴月娘“洗手，向炉中炷了香，听薛姑子讲说佛法。”那薛姑子先念偈曰：

禅家法教岂非凡，佛祖家传在世间；
落叶风飘着地易，等闲复上故枝难。

从这四句诗开始，下面用了一千三百五十二个字叙述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钱塘净慈寺里五戒和明悟两个禅师与女子红莲的一段孽缘。这段孽缘基本上是根据《六十家小说》里的《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当然，也有压缩、删略和改动，自不待言。压缩的是叙事部分一概从简。删略的是那些猥亵的诗词和五戒再世为苏轼、明悟来生为佛印的部分。改动的则是原作里诗句的个别字眼；改易的原因可以一眼看出，即通俗化；否则，很难想象出自薛姑子之口，吴月娘等女流能够听得懂。

又，《金瓶梅词话》第一百回《韩爱姐湖州寻父 普静师荐拔群冤》里写吴月娘在永福寺把孝哥儿许给普静师父做弟子，“当下这普静老师领定孝哥儿，起了他一个法名；唤做明悟，作辞月娘而去。”不言可喻的是：命名明悟不单切题，而且和明悟禅师赶五戒和尚的传说前后照应，相映成趣，俱见作者匠心所在，并非无意着笔。